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

话说牛浦招赘在安东黄姓人家，黄家把门面一带三四间屋都与他住，他就在门口贴了一个帖，上写道：“牛布衣代做诗文”天二评：亏他大胆。石史评：所谓大言不惭。那日早上，正在家里闲坐，只听得有人敲门天二评：以为是要代做诗文者来了。开门让了进来，原来是芜湖县的一个旧邻居。这人叫做石老鼠，是个有名的无赖，而今却也老了。牛浦见是他来，吓了一跳黄评：心虚。只得同他作揖坐下，自己走进去取茶。浑家在屏风后张见，迎着他告诉道：“这就是去年来的你长房舅舅，今日又来了。”牛浦道：“他那里是我甚么舅舅！”接了茶出来，递与石老鼠吃。石老鼠道：“相公，我听见你恭喜，又招了亲在这里，甚是得意！天二评：开口就道破。牛浦道：“好几年不曾会见老爹，而今在那里发财？黄评：开口就提招亲，来意在此。妙在小牛所答非所问。天二评：言之碍口，故所答非所问。石老鼠道：“我也只在淮北、山东各处走走。而今打从你这里过，路上盘缠用完了，特来拜望你，借几两银子用用。你千万帮我一个衬！天二评：一句到题。黄评：“帮一个衬”是芜湖语。牛浦道：“我虽则同老爹是个旧邻居，却从来不曾通过财帛。况且我又是客边，借这亲家住着，那里来的几两银子与老爹？”石老鼠冷笑道：“你这小孩子就没良心了！想着我当初挥金如土的时节，你用了我不知多少黄评：逼真无赖声口。而今看见你在人家招了亲，留你个脸面，不好就说，你倒回出这样话来！”牛浦发了急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话！你就挥金如土，我几时看见你金子，几时看见你的土齐评：妙语。黄评：总不答招亲语。你一个尊年人，不想做些好事，只要‘在光水头上钻眼骗人’！天二评：恶。石老鼠道：“牛浦郎！你不要说嘴！想着你小时做的些丑事，瞒的别人，可瞒的过我天二评：丑事两字包含甚多，恰对着有病的人。况且你停妻娶妻，在那里骗了卜家女儿，在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，该当何罪黄评：自家有病，不善遣之，致令说出。你不乖乖的拿出几两银子来，我就同你到安东县去讲！天二评：老鼠误矣，他不怕安东县。黄评：正合牛意。牛浦跳起来道：“那个怕你！就同你到安东县去！黄评：借此递到鲍文卿。当下两人揪扭出了黄家门，一直来到县门口，遇着县里两个头役，认得牛浦，慌忙上前劝住，问是甚么事。石老鼠就把他小时不成人的事说：骗了卜家女儿，到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天二评：卜家女儿并非骗来，即黄家女儿亦非骗来，只停妻再娶实非冤枉。又冒名顶替，多少混帐事。牛浦道：“他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光棍，叫做石老鼠！而今越发老而无耻！去年走到我家，我不在家里，他冒认是我舅舅，骗饭吃；今年又凭空走来问我要银子！那有这样无情无理的事！”几个头役道：“也罢，牛相公。他这人年纪老了，虽不是亲戚，到底是你的一个旧邻居。想是真正没有盘费了。自古道：‘家贫不是贫，路贫贫杀人。齐评：此二语甚确。你此时有钱也不服气拿出来给他，我们众人替你垫几百文，送他去罢。”石老鼠还要争。众头役道：“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！牛相公就同我老爷相与最好，你一个尊年人，不要讨没脸面，吃了苦去！天二评：二番说话一善一恶，真道地老衙役，善於解围。石老鼠听见这话，方才不敢多言了；接着几百钱，谢了众人自去。

牛浦也谢了众人回家。才走得几步，只见家门口一个邻居迎着来道：“牛相公，你到这里说话！”当下拉到一个僻净巷内，告诉他道：“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！天二评：突接，却是从石老鼠之言顺手连络。全书每用此法。牛浦道：“同谁吵？”邻居道：“你刚才出门，随即一乘轿子，一担行李，一个堂客来到，你家娘子接了进去。这堂客说他就是你的前妻黄评：来的巧，但恨石老鼠已去，便宜小牛。恨其不作太庙之鼠。要你见面，在那里同你家黄氏娘子吵的狠；娘子托我带信，叫你快些家去。”牛浦听了这话，就像提在冷水盆里一般齐评：接笋极巧。天二评：不由不惊。自心里明白：“自然是石老鼠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头娘子贾氏撮弄的来闹了！黄评：阅者亦如此想。也没奈何，只得硬着胆走了来家。到家门口，站住脚听一听，里面吵闹的不是贾氏娘子声音，是个浙江人，便敲门进去。和那妇人对了面，彼此不认得。黄氏道：“这便是我家的了，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？”牛奶奶问道：“你这位怎叫做牛布衣？”牛浦道：“我怎不是牛布衣天二评：实非牛布衣。但是我认不得你这位奶奶。”牛奶奶道：“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。你这厮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挂招牌黄评：果是冒名，不为冤屈。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谋害死了天二评：此亦题中应有之义，但冒名事实，谋害事虚。我怎肯同你开交！”牛浦道：“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齐评：落得如此说。怎见得便是我谋害你丈夫？这又出奇了！”牛奶奶道：“怎么不是！我从芜湖县问到甘露庵，一路问来，说在安东！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，须要还我丈夫！”当下哭喊起来，叫跟来的侄子将牛浦扭着天二评：牛哺今日第二次被扭了。据前回则其侄子尚是小儿，此何以能与牛浦相扭？盖牛浦有安东县靠山，听其扭也。牛奶奶上了轿，一直喊到县前去了；正值向知县出门，就喊了冤。知县叫补词来。当下补了词，出差拘齐了人，挂牌，第三日午堂听审。

这一天，知县坐堂，审的是三件。第一件，“为活杀父命事”黄评：好大题目。告状的是个和尚。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，看见人家放的许多牛，内中有一条牛见这和尚，把两眼睁睁的只望着他。和尚觉得心动，走到那牛跟前，那牛就两眼抛梭的淌下泪来。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天二评：何以就跪下？。牛伸出舌头来舐他的头；舐着，那眼泪越发多了。和尚方才知道是他的父亲转世，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，施舍在庵里供养着黄评：笑杀。不想被庵里邻居牵去杀了，所以来告状，就带施牛的这个人做干证。向知县取了和尚口供，叫上那邻居来问。邻居道：“小的三四日前，是这和尚牵了这个牛来卖与小的，小的买到手，就杀了。和尚昨日又来向小的说，这牛是他父亲变的，要多卖几两银子天二评：既是父亲变的，却又云多卖几两银子。阿弥陀佛！黄评：父亲，当值多少银子。前日银子卖少了，要来找价，小的不肯，他就同小的吵起来。小的听见人说：‘这牛并不是他父亲变的。这和尚积年剃了光头，把盐搽在头上，走到放牛所在，见那极肥的牛，他就跪在牛跟前，哄出牛舌头来舐他的头。牛但凡舐着盐，就要淌出眼水来。他就说是他父亲天二评：和尚的父亲却也不少。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。施舍了来，就卖钱用，不是一遭了。’这回又拿这事告小的，求老爷做主！”向知县叫那施牛的人问道：“这牛果然是你施与他家的，不曾要钱？”施牛的道：“小的白送与他，不曾要一个钱。”向知县道：“轮回之事，本属渺茫，那有这个道理？况既说父亲转世，不该又卖钱用。这秃奴可恶极了！”即丢下签来，重责二十，赶了出去。

第二件，“为毒杀兄命事”黄评：题目也不小。告状人叫胡赖，告的是医生陈安。向知县叫上原告来问道：“他怎样毒杀你哥子？”胡赖道：“小的哥子害病，请了医生陈安来看。他用了一剂药，小的哥子次日就发了跑躁[[1]](#footnote-1)，跳在水里淹死了。这分明是他毒死的！”向知县道：“平日有仇无仇？”胡赖道：“没有仇。”向知县叫上陈安来问道：“你替胡赖的哥子治病，用的是甚么汤头[[2]](#footnote-2)？”陈安道：“他本来是个寒症，小的用的是荆防发散药，药内放了八分细辛天二评：细辛诚不宜轻用。我见轻用小青龙而坏事者多矣。当时他家就有个亲戚——是个团脸矮子——在傍多嘴，说是细辛用到三分，就要吃死了人。《本草》[[3]](#footnote-3)上那有这句话？落后他哥过了三四日才跳在水里死了，与小的甚么相干？青天老爷在上，就是把四百味药药性都查遍了，也没见那味药是吃了该跳河的天二评：此言虽辨跳河之故，然服药发狂盖亦有之。这是那里说起？医生行着道，怎当得他这样诬陷！求老爷做主！”向知县道：“这果然也胡说极了！医家有割股之心；况且你家有病人，原该看守好了，为甚么放他出去跳河？与医生何干齐评：更为明快。这样事也来告状！”一齐赶了出去。

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状黄评：文最忌直，以上二事不过令观者一笑，借以行文少曲耳。“为谋杀夫命事”。向知县叫上牛奶奶去问。牛奶奶悉把如此这般，从浙江寻到芜湖，从芜湖寻到安东：“他现挂着我丈夫招牌，我丈夫不问他要，问谁要！”向知县道：“这也怎么见得？”向知县问牛浦道：“牛生员，你一向可认得这个人？黄评：果然认不得，却认得诗本子。牛浦道：“生员岂但认不得这妇人，并认不得他丈夫天二评：他丈夫的诗稿是认得的。他忽然走到生员家要起丈夫来，真是天上飞下来的一件大冤枉事！天二评：是老和尚枕箱中来，并非天上飞来。向知县向牛奶奶道：“眼见得这牛生员叫做牛布衣，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。天下同名同姓的多，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迹。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去罢。”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，定要求向知县替他伸冤。缠的向知县急了，说道：“也罢，我这里差两个衙役把这妇人解回绍兴。你到本地告状去，我那里管这样无头官事天二评：推到绍兴便算了事，却教绍兴官如何审？今之所谓能员，深得向公三昧。牛生员，你也请回去罢。”说罢，便退了堂。两个解役把牛奶奶解往绍兴去了黄评：了牛浦。

自因这一件事，传的上司知道，说向知县相与做诗文的人，放着人命大事都不问，要把向知县访闻参处齐评：官场无风起波，都是如此。天二评：凡谣言必非无因，如此两节岂尽脱空？却不知非但人命是假，连相与的诗人亦不真也。黄评：非向知县不能断此案也，要由牛浦递到鲍文卿，只好如此了结。然此案无凭无证，本系难办。按察司具揭到院。这按察司姓崔，是太监的侄儿，荫袭出身，做到按察司。这日叫幕客叙了揭帖稿，取来灯下自己细看：“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：……”内开安东县知县向鼎许多事故。自己看了又念，念了又看，灯烛影里，只见一个人双膝跪下黄评：奇。崔按察举眼一看，原来是他门下的一个戏子，叫做鲍文卿黄评：从牛浦递到鲍文卿。按察司道：“你有甚么话，起来说！”鲍文卿道：“方才小的看见大老爷要参处的这位是安东县向老爷。这位老爷小的也不曾认得。但自从七八岁学戏，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天二评：今人从七、八岁读书至老，未必念及作者。这老爷是个大才子，大名士，如今二十多年了，才做得一个知县，好不可怜。如今又要因这事参处了。况他这件事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，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罢？”按察司道：“不想你这一个人倒有爱惜才人的念头黄评：此按察亦解怜才。你倒有这个意思，难道我倒不肯齐评：想此按察本有游移未定之意，於文卿之言得入耳。只是如今免了他这一个革职，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。我如今将这些缘故写一个书子天二评：此书如何写？所靠是太监侄儿耳。把你送到他衙门里去，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，回家做个本钱。黄评：此却不必。鲍文卿磕头谢了。按察司吩咐书房小厮去向幕宾说：“这安东县不要参了。黄评：视同儿戏，所以表明是太监侄儿。

过了几日，果然差一个衙役，拿着书子，把鲍文卿送到安东县天二评：鲍文卿既不图谢，却何以往安东？盖因自幼仰慕，欲一见其人耳。向知县把书子拆开一看，大惊，忙叫快开宅门，请这位鲍相公进来。向知县便迎了出去。鲍文卿青衣小帽，走进宅门，双膝跪下，便叩老爷的头，跪在地下请老爷的安，向知县双手来扶，要同他叙礼。他道：“小的何等人，敢与老爷施礼！”向知县道：“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，况且与我有恩，怎么拘这个礼？快请起来，好让我拜谢！”他再三不肯。向知县拉他坐，他断然不敢坐。向知县急了，说：“崔大老爷送了你来，我若这般待你，崔大老爷知道不便。”鲍文卿道：“虽是老爷要格外抬举小的，但这个关系朝廷体统，小的断然不敢。齐评：大有见识。立着垂手回了几句话，退到廊下去了。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他，也断不敢当；落后叫管家出来陪他，才欢喜了，坐在管家房里，有说有笑。

次日，向知县备了席，摆在书房里，自己出来陪，斟酒来奉。他跪在地下，断不敢接酒；叫他坐，也到底不坐。向知县没奈何，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，叫管家陪他吃了。他还上来谢赏。向知县写了谢按察司的禀帖，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。他一厘也不敢受黄评：特写鲍文卿，所以愧士大夫也。说道：“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，小的乃是贱人，怎敢用朝廷的银子齐评：异哉此人。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，一定折死小的。大老爷天恩，留小的一条狗命。”向知县见他说到这田地，不好强他，因把他这些话又写了一个禀帖，禀按察司；又留他住了几天，差人送他回京。按察司听见这些话，说他是个呆子黄评：确是呆子，然没处去寻。也就罢了。又过了几时，按察司升了京堂[[4]](#footnote-4)，把他带进京去。不想一进了京，按察司就病故了。鲍文卿在京没有靠山，他本是南京人，只得收拾行李，回南京来黄评：便递到南京。

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，里城门十三，外城门十八，穿城四十里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。城里几十条大街，几百条小巷，都是人烟凑集，金粉楼台。城里一道河，东水关到西水关，足有十里，便是秦淮河。水满的时候，画船箫鼓，昼夜不绝。城里城外，琳宫梵宇，碧瓦朱甍，在六朝时，是四百八十寺；到如今，何止四千八百寺齐评：踵事增华，实是如此。大街小巷，合共起来，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，茶社有一千馀处黄评：加倍写出，是小说家数。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，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，插着时鲜花朵，烹着上好的雨水。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。到晚来，两边酒楼上明角灯，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，照耀如同白日，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黄评：此雍乾之南京，嘉庆时便不能如此，休论如今。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，越是夜色已深，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，凄清委婉，动人心魄黄评：南京乃作者所爱，故细细写出，而大祭收结处亦归到南京。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，穿了轻纱衣服，头上簪了茉莉花，一齐卷起湘帘，凭栏静听。所以灯船鼓声一响，两边帘卷窗开，河房里焚的龙涎、沉、速[[5]](#footnote-5)，香雾一齐喷出来，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，望着如阆苑仙人，瑶宫仙女。还有那十六楼[[6]](#footnote-6)官妓，新妆袨服[[7]](#footnote-7)，招接四方游客。真乃“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”齐评：二语言朝则冷静，夜则闹热也，用之妓家极合。天二评：写秦淮风景，百世之下犹令人神往。黄评：特意装点，还它小说家数。

这鲍文卿住在水西门。水西门与聚宝门相近。这聚宝门，当年说，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；到这时候，何止一千个牛，一万个猪，粮食更无其数。鲍文卿进了水西门，到家和妻子见了。他家本是几代的戏行，如今仍旧做这戏行营业。他这戏行里，淮清桥是三个总寓，一个老郎庵[[8]](#footnote-8)；水西门是一个总寓，一个老郎庵。总寓内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戏子牌，凡要定戏，先几日要在牌上写一个日子。鲍文卿却是水西门总寓挂牌。他戏行规矩最大：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，一齐上了庵，烧过香，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，要打就打，要罚就罚，一个字也不敢拗的黄评：人家能如是乎。还有洪武年间起首的班子，一班十几个人，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里，十几个人共刻在一座碑上。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这碑上的，子孙出来学戏，就是“世家子弟”，略有几岁年纪，就称为“老道长”。凡遇本行公事，都向老道长说了，方才敢行。鲍文卿的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。

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，就把家里笙箫管笛，三弦琵琶，都查点了出来；也有断了弦，也有坏了皮的，一总尘灰寸壅。他查出来放在那里，到总寓傍边茶馆内去会会同行。才走进茶馆，只见一个人，坐在那里，头戴高帽，身穿宝蓝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独自坐在那里吃茶。鲍文卿近前一看，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钱麻子。钱麻子见了他来，说道：“文卿，你从几时回来的？请坐吃茶。”鲍文卿道：“我方才远远看见你，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、科、道老爷错走到我这里来吃茶，原来就是你这老屁精！”当下坐了吃茶。钱麻子道：“文卿，你在京里走了一回，见过几个做官的，回家就拿翰林、科、道来吓我了！”鲍文卿道：“兄弟，不是这样说。像这衣服、靴子，不是我们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。你穿这样衣裳，叫那读书的人穿甚么？天二评：今世读书人与戏子亦不甚相悬。黄评：不意此语出诸戏子之口。钱麻子道：“而今事！那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！南京这些乡绅人家，寿诞或是喜事，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，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。凭他甚么大官，他也只坐在下面。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，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！黄评：凡此不怪戏子，怪乡绅而戏子者。鲍文卿道：“兄弟！你说这样不安本分的话，岂但来生还做戏子，连变驴变马都是该的！齐评：针砭末俗，真是至言。钱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。茶馆里拿上点心来吃。吃着，只见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浩然巾[[9]](#footnote-9)，身穿酱色绸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手执龙头拐杖，走了进来。钱麻子道：“黄老爹，到这里来吃茶。”黄老爹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们二位！到跟前才认得。怪不得，我今年已八十二岁了，眼睛该花了。文卿，你几时来的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到家不多几日，还不曾来看老爹。日子好过的快，相别已十四年，记得我出门那日，还在国公府徐老爷里面看着老爹妆了一出‘茶博士’才走的天二评：故意说出他原形，草蛇灰线。又逗国公府。黄评：又带出国公府，为结处伏笔。老爹而今可在班里了？”黄老爹摇手道黄评：摇手者讳言戏子也。“我久已不做戏子了。”坐下添点心来吃，向钱麻子道：“前日南门外张举人家请我同你去下棋，你怎么不到？”钱麻子道：“那日我班里有生意。明日是鼓楼外薛乡绅小生日，定了我徒弟的戏，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寿。”鲍文卿道：“那个薛乡绅？”黄老爹道：“他是做过福建汀州知府，和我同年，今年八十二岁，朝廷请他做乡饮大宾[[10]](#footnote-10)了。黄评：好“乡饮大宾”。鲍文卿道：“像老爹拄着拐杖，缓步细摇，依我说，这‘乡饮大宾’就该是老爹做！”又道：“钱兄弟，你看老爹这个体统，岂止像知府告老回家，就是尚书、侍郎回来，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！天二评：雅谑。那老畜生不晓的这话是笑他黄评：非骂戏子，阅者须知。反忻忻得意齐评：曲尽人情。当下吃完了茶，各自散了。鲍文卿虽则因这些事看不上眼黄评：天下事，叫戏子看不上眼，尚有何说。自己却还要寻几个孩子起个小班子，因在城里到处寻人说话。那日走到鼓楼坡上，遇着一个人，有分教：邂逅相逢，旧交更添气色；婚姻有分，子弟亦被恩光。毕竟不知鲍文卿遇的是个甚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跑躁——近于发狂的暴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汤头——中医看病开方子，多根据前人凭经验结出的成方，再斟酌病情加减一些药，这类作为根据的成方，一般称为“汤头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《本草》——古代一部药物学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京堂——都察院、通政司等一类机关的正副长官。有时只是虚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龙涎、沉、速——贵重的香的名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十六楼——明时南京官妓居住的地方，有来宾、重译、鼓腹、讴歌、鹤鸣、醉仙、集贤、乐民、梅妍、柳翠、轻烟、淡粉等十二楼，加上南市、北市，称十四楼，再加上清江、石城，称十六楼。所以本书有时说“十六楼”，有时说“十二楼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袨（xuàn）服——盛服、艳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老郎庵——“老郎”是从前戏剧业迷信崇祀的神，“老郎庵”除供奉老郎外，并是约束同业的一种组织，类似后来的梨园公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浩然巾——背后有着一块很大的披幅的风帽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乡饮大宾——“乡饮”是地方官按时在儒学举行的一种敬老仪式，被敬的耆老居最上一席的称为“宾”，也称“大宾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